

舞台劇本 史朝清 創作規劃

一、劇情大綱

西元七六〇年，大燕皇帝史思明定都范陽。太子史朝清與異母兄長史朝義自幼友好。朝義在外與唐軍征戰，積極培養勢力，而朝清卻在京城倒行逆施。母后辛氏擔憂朝義將與朝清爭位，意圖除掉朝義。但朝清不分敵友，受大臣阿史那承慶計誘，於狂怒中屠殺忠心輔政的向閏客滿門。屠殺當時，屋內傳來兒歌聲，是一名弱智女孩所唱，朝清將此女帶回宮中，取名妩兒，整日與之嬉戲，此舉引來其妻婉兒不滿，婉兒意圖帶走妩兒，朝清盛怒下殺妻。

朝清日漸瘋狂，大臣人人自危，朝義此時弑父稱帝，妩兒之兄辛萬年欲報殺妹之仇，於是迎朝義軍入城，阿史那承慶則率百官向朝義稱臣。朝清攜妩兒逃走，朝義大肆搜捕。最後在向閏客廢宅裡尋獲。朝義朝清兄弟面對，提及年少往事，仍不得不做生死決鬥。朝清身亡，死前掙扎著企求妩兒唱歌送別，但妩兒弱智，只顧嬉戲而已。

二、人物說明

（年齡以西元 760 年時為準）

史朝清：燕國太子，辛皇后所生嫡子，十八歲，黑突厥族。

史朝義：懷王，思明庶長子，二十八歲，黑突厥族。

皇后辛氏：四十八歲，二十歲時不顧父母反對，自嫁史思明，胡族。

太子妃婉兒：朝清妻，辛皇后姪女，十九歲，胡族。

向閏客：大燕侍中，受思明託付，忠心輔佐朝清，五十四歲，漢人。

辛萬年：朝清妻舅，辛皇后侄子，三十歲，胡族。

劉象昌：范陽守官，四十歲，漢人。

阿史那丞慶：突厥王族，西元 742 年，後西突厥汗國阿史那系斷絕後，投靠安祿山。大燕中書令，反對漢人參政，與向閏客不睦。藍突厥族。五十五歲。

曹閔之：范陽守將，三十歲，羯族。

衛鳴鶴：朝清寵信，十七歲，黑突厥族。

高鞠仁：朝清侍從，十八歲，黑突厥族。

妩兒：十三歲，女，漢人。

漢奴：十九歲，女，漢人，朝清寵奴。

三、場景說明

第一幕 宮鬥：

主場景為大燕皇宮。分甲乙燈區，以觀眾視線為準之舞台左側為皇宮內院，右側為城門街景。

第二幕 殺戮：

主場景為向閨客宅院。分甲乙燈區，以觀眾視線為準之舞台左側為城門街景，右側則是向閨客宅院。

第三幕 破城：

與第一幕相同。

第四幕 廢宅：

與第二幕相同，但向閨客宅院已成為廢墟，一片凌亂破敗。

史朝清

(共四幕二十場)

長度：120 分鐘

人物簡介：(年齡以西元 760 年為準)

史朝清：燕國太子，辛皇后所生嫡子，十八歲，黑突厥族。

史朝義：懷王，思明庶長子，二十八歲，黑突厥族。

皇后辛氏：四十八歲，二十歲時不顧父母反對，自嫁史思明，胡族。

太子妃婉兒：朝清妻，辛皇后姪女，十九歲，胡族。

向潤客：大燕侍中，受思明託付，忠心輔佐朝清，五十四歲，漢人。

辛萬年：朝清妻舅，辛皇后侄子，三十歲，胡族。

劉象昌：范陽守官，四十歲，漢人。

阿史那丞慶：突厥王族，西元 742 年，後西突厥汗國阿史那系斷絕後，投靠安祿山。大燕中書令，反對漢人參政，與向潤客不睦。藍突厥族。五十五歲。

曹閔之：范陽守將，三十歲，羯族。

衛鳴鶴：朝清寵信，十七歲，黑突厥族。

高鞠仁：朝清侍從，十八歲，黑突厥族。

婉兒：十三歲，女，漢人。

漢奴：十九歲，女，漢人，朝清寵奴。

宮女，民女若干

士兵，百姓若干

序幕

時間：西元 761 年四月

地點：大燕皇宮

戰鼓隆隆，動人心魄。

幕起，劉象昌在昏暗的光線裡上場。

劉象昌：皇上殞天啦！應天皇帝殞天啦！皇上死啦！哈！哈！哈！哈！哈！

劉象昌踉蹌下場。

戰鼓隆隆裡，幕後傳來史朝清的嬉戲笑鬧聲。

衛鳴鶴在昏暗光線裡上場，驚恐慌忙走告。背後戰鼓隆隆。

衛鳴鶴：太子殿下！城破啦！天哪！城破啦！殿下！

衛鳴鶴顫然跪倒。驚慌像小孩般哭泣。

戰鼓隆隆裡，幕後傳來一個小女孩的清脆笑聲。

幕後隱約出現朝清身影，與女孩遊戲狀。

劉象昌再上場，如遊魂般自語。背後戰鼓隆隆，動人心魄。

劉象昌：皇上攻下洛陽啦！大燕皇帝勝利啦！皇上殞天啦！哈！哈！哈！哈！哈！

衛鳴鶴：太子殿下！日華門已破！懷王的兵進城啦！趕緊走吧！再晚就來不及了！

燈光漸亮，看清地上七橫八豎地躺著被箭射殺的屍體。衛鳴鶴背後插著一支箭，血流溼遍了衣襟。劉象昌則站著發呆。

衛鳴鶴倒地，燈急收，戰鼓聲轉弱但持續著，主旋律出現，與戰鼓聲結合為一。

第一幕 宮鬥

時間：西元 760 年十月 秋

地點：主場景為大燕皇宮

第一場

戰鼓與音樂停。

朝清正在整理馬蹬，侍從衛鳴鶴與高鞠仁帶二民女上場，二民女跪下。

清：別來煩我。將她們殺了！

衛：殿下，別急著殺了，這女的挺美，殺了他們多可惜！留著給殿下解悶！

清：殺了。

高：殿下，能不能留著讓弟兄們

衛鳴鶴碰了碰高鞠仁，示意住嘴。兩人拖住民女欲帶走，甲女掙扎不從，乙女癱軟，無法言語，只能一直磕頭。

甲女：(鎮定下跪) 求殿下饒小女子不死，小女子願終生服侍。

清繼續玩弄著馬蹬。

侍衛再拖二女。

高：走！

甲女：殿下，你無故殺人，難道不怕皇上追究？

清抬頭，好奇地望著甲女一陣。

侍衛見朝清不語，再度拖行二女。甲女奮力掙扎。

甲女：殿下！留下我，殿下不會後悔。

清：留著妳，我不是自找苦吃？

甲女：小女子能有什麼害處？

清：哼！聽妳講話，便知有些來歷。妳父親本是唐軍間細，留妳難道有益處？

甲女：小女子的爹爹已被殿下所殺，難道殿下還怕一女子不成？

清：妳遲早要為妳爹爹報仇！

甲女：若殿下饒奴婢不死，奴婢便是殿下之人！如何再為爹爹報仇？

清：(懷疑) 嗯？妳說這話不像漢人，到像是咱們！

甲女：(昂然) 奴婢父母皆是漢人！

清：那妳怎能學我風俗，認主不認父？

甲女：當今天下，已大半是大燕所有。

清：(手指甲女) 讓她留下。

高：(指乙女) 這個呢？賞給弟兄們吧？

乙女：殿下饒命，饒命

清：殺了。

衛鳴鶴與高鞠仁拖行乙女下場。

清：從現在起，妳是我的人了。

甲女：(磕頭) 殿下主子！請給奴婢個名兒！

清：就叫漢奴吧！

甲女：是，漢奴給主人磕頭。

甲女再磕頭

清：妳，把衣服都脫了！

燈急收

第二場

皇后辛氏背對觀眾而坐，太子妃站立在側。朝清進入，神情不悅。

清：母后，孩兒來向娘問安。召喚孩兒何事？

后：王北儒一家是你殺的嗎？

清：是，母后。

后：為的什麼？

清：母后，他是唐軍派在范陽的間細，誘勸城民謀反，如何能留？

后：難道你忘了父皇的交代？

清：父皇在外，孩兒自有分寸。

后：殺人滿門，也算分寸？

清：母后，我沒殺他滿門。

后：難道你只殺王北儒一人？

清：不，我留下他女兒一人！

后：(轉過身來) 女兒？你又劫奪民女？

清：不，母后，是她自願做我的人，我可沒逼她。

后：放肆的畜生！早晚你會死在女人手裡。

清：咱突厥人，哪個不是隨時準備將這顆頭擱在矛尖上！

后：(怒) 放肆！現在咱們可是有典章王法！你父皇要建的可是千秋霸業！

清：姆姆，父皇不該重用唐朝儒生，還讓義父輔政，處處管著我！

后：真是畜生！你哪懂你父皇的苦心？他可不是安祿山那匹呆胡！

清：安祿山死在自己兒子手裡！跟胡不胡沒關係！

后：若是他能學你父皇，早些建立章法，也不至於鬧到家變！

清：重用儒生，忘記胡族家法，必定像那李唐王朝，最後落得個腐臭昏庸！

后：我不想聽你胡言！這話你敢去對你義父說？

清：母后，你別老拿義父壓我，我是太子，自然也有專斷之權。

后：你父皇出征前，鄭重托付向侍中輔政！你行事可有經過侍中大人許可？

清：(怒) 向侍中！向侍中！雖是我的義父，但也不過是個漢人！當今朝廷，幾乎已是漢人天下，倒是阿史那叔叔殺敵數十萬，唐軍聞風喪膽，卻只能和我一樣，在京城裡遊手好閒！

后：你！你懂個屁！你父皇一片苦心，希望你將來是在長安登上天子大位！

清：這話我聽多了！我寧願像朝義哥哥，騎著馬在草原上痛痛快快殺敵！也不願困在這裡，像個傀儡一樣等著登位！

后：(切齒) 你別朝義哥哥長，朝義哥哥短的，他的用心可厲害著哪！遲早你父皇會替你劈了這塊攔路石！

清：(怒) 誰也別想動他！

朝清怒下

第三場

朝清著獵服與衛鳴鶴、高鞠仁等侍衛持刀弓上。遇上一群儒生打扮的百姓。

清：怎麼又來一群？(怒) 圍起來！

朝清與侍衛圍住眾人。眾人驚慌跪地。

民甲：(眾人齊喊) 官人饒命！小人們受命從洛陽前來投 投靠，願為大燕效力！

清：是誰讓你們前來？又是懷王吧！

民甲：是，是！小人們蒙大唐，不！大燕皇子不殺之德，因此前來效忠。

清：你們很感激懷王嗎？

民甲：這是當然。日前洛陽城破，蒙懷王仁德，萬民感佩

清：(怒) 閉上你的鳥嘴！

眾人磕頭不敢言語。

清：鳴鶴，拿把弓來！

衛鳴鶴遞上一把長弓。

清：給他們！

衛鳴鶴拿弓站到眾生面前。眾生惶恐。

民甲：不知拿弓 要做什麼？

清：你剛才不是說，要為我大燕效力？那現在就露一手試試！

民甲：官爺恕罪！我等不會使弓 我等

清：(冷笑) 前來效力卻不會使弓，你們是嫌我們糧食太多，前來效力耗糧嗎？

民甲：官爺，我等雖不會使弓，但卻是知禮的儒生，皇上吩咐我等，要我等前來燕京，輔佐皇后於薊城東郊建壇，施行親蠶之禮，以禮樂教化萬民。(從袖中取出一封文書) 這是懷王的親筆信函，請官人過目。

清：(冷笑) 什麼狗屁親蠶之禮，我不管你來此為何。取弓！贏得過我再說。

民甲：草民哪裡是官爺對手？

清：不是對手，就得死。你，(手指民甲) 拿著弓和箭，走到五十丈外，你我互射三箭，若我被你射死，絕無怨言。(對眾侍從) 若我被此人射死，不得報復！帶他去見皇后，就說皇上重用！

眾侍衛：是！

民甲：(驚慌) 官 官爺，求您饒了我吧！我哪能射箭呢？我連弓都拉不開，怎能跟您比試？官爺，請您饒了小人！(磕頭) 求求您！

清：鳴鶴！把他帶過去，教他拉弓！

衛鳴鶴拖著民甲下場。

清：(站定) 我就讓你先射！

一會兒，一支箭歪斜地落在地上。

清：(大笑) 好你個李隆基！箭射到了馬槐坡就腳軟了！

清舉弓瞄準。

清：(大吼) 哪裡逃？

清一箭射去，傳來一聲慘叫。眾侍衛大聲叫好。

高：殿下一箭就射死了李隆基，若您再多射幾箭，大唐就玩完啦！

清：好，那換個玩法！(手指一儒生) 他，帶過來。

高鞠仁上前拖出一名儒生。

民乙：求求官爺，別讓小人比武射箭，小人實在不行。

清：聽說這黃河以南的漢人，登高而不能做詩的，連童子都要笑話！那我們這裡可比不上，不過我還聽說，唐朝第一大詩人李白，詩名滿天下！據說，他便是咱們胡人！我倒是想試試你們的才學是真是假？你，在我這一箭發出到落地之前，給我做出一首詩來！

清舉弓發箭。略等待。

清：好！說吧！

民乙躊躇為難了一陣。

清：快！

民乙：是 是 ， 嗯 煮 豆燃豆箕，豆在斧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清：(滿意點頭) 不錯嘛！還挺像個樣子！但這首詩是什麼意思？說來聽聽。

民乙：這 這意思是說 ，漢人胡人 本是兄弟，何必如此逼迫

清：(怒) 放屁！誰和你們漢人是兄弟！鳴鶴！給他弓箭，拉過去！

清：(對眾儒生) 等一下，你們也一個個來！

眾人嚇得不斷磕頭求饒。

鳴鶴進場。然後再拖著哀號的民乙下場。

一名士兵進場。

兵：參見太子，侍中大人傳令，城內市街上不得殺害百姓！並請太子殿下儘速回宮。
清：哼！消息傳的比我的箭還快！（略停頓）哈！這個更糟！好個李隆基的兒子李亨！逃到靈武嚇得連弓都拉不開啦！
清一箭射去，又引來眾侍衛齊聲喝采。
高：殿下，求您別再射了，都射光了，那懷王還趕去哪裡找唐軍打仗啊？
清：（冷笑，用力丟下弓，並給了高鞠仁一耳光）是！懷王領著千軍萬馬在外與強敵廝殺，好不爽快威風！我卻只能坐在京城裡拿這批蠢貨尋開心。（對士兵）回去稟告侍中！查到兩名從洛陽前來偷吃糧的奸細，已經就地正法了！（對眾侍衛）走吧！
清與眾侍衛下場，留下不斷磕頭的眾儒生。

第四場

阿史那丞慶站在皇后殿外，辛萬年自內殿入場。
辛：（陪笑）中書大人，勞您等候多時。
阿：（意興闌珊）辛將軍是在取笑我吧。
辛：小將不敢，大人，今日朝中以您的威望功勳最大，當年隨著皇上東征西討，大將軍何等威風。如今榮任中書，朝見皇后原該由小將等待大人，怎好讓大人等待小將？
阿：（敷衍）辛將軍言重了。
辛：這些天來，上朝時總不見大人，應該身體不適吧？
阿：（不悅）皇上不在朝，一切由向侍中主持，我也落得清靜！
辛：是！是！大人說的是，那今日大人一早參見皇后，想必有要緊事了。
阿：（不再理會）哼！
此時向潤客也入場，一士兵進入，在向潤客耳邊低語幾句後退下，然後皇后辛氏入場登座。皇后看了看眾人。
后：太子殿下呢？
向：太子殿下尚未進殿，已經派人去請了。
后：再派人去找回來！
向：是！（以手勢吩咐屬下，一士兵下場）
后：原來中書大人也在，您身體好些了吧！
阿：多謝皇后關心。今日參見，阿史那丞慶有事稟告。
后：你就直說吧！
阿：我奉命執掌刑法，維護聖上號令，兼而守護京城，但如今聖上南下親征，燕京守備空虛，聽聞有唐軍奸細潛入京城，冒充儒生求官，伺機意圖不軌。本官奉令執法，本該依律處置，但卻屢遭向大人攔阻，因此今日特地上朝，向皇后稟

告此事，並向侍中大人問個理由！

后：(看著向閏客) 向侍中，這件事確實要緊。

向：這些儒生並非奸細，都是聖上與懷王，征戰沿途所擄獲的唐朝降民，聖上懷德，不願虐殺投降百姓，因此挑選出百藝工匠以及識字儒生等數百人，派回京城，報效我大燕。這些人等都是有用之輩，當今聖上初陞，亟需經世治國的人才，因此聽聞中書大人逮捕這些儒生，才出面攔阻，以免辜負了聖上的恩德美意。

阿：向大人，這些儒生中有人曾在唐朝為官，如今混跡降民當中，實在難以辨別，若是不詳加審問調查，揪出臥底的奸細，將來後患無窮。

向：據我所知，這些儒生當中，沒有人曾在唐朝為官！

阿：那王北儒就是！

向：(激動) 皇后！王北儒確曾參加過唐朝科考，但是並未任官，他雖是洛陽名儒，但絕未替唐朝臥底！可是一家卻慘遭殺害！

阿：這件事，不是我下的命令！

向：雖不是你授意，但你卻毫不攔阻，讓太子殿下蒙上濫殺之名！

阿：(怒) 小心你的腦袋！

向：我的腦袋自己撐著！不煩中書大人掛心！

阿：我擔心的是向大人一心迴護漢人，難保沒有貳心！

向：(怒急轉悲憤) 我向閏客雖是漢人！但自始便跟從聖上，從無貳心，蒼天可表！倒是阿史那大人，您跟從過的主子可不少！

阿：(急怒) 你！ 你這漢奴！我阿史那一族今日雖然沒落，卻也是突厥正朔！跟從的主子也都是我突厥血統！從未屈膝服侍過外族！

后：兩位大人別動怒，這王北儒一家被殺之事是太子不對，我已經教訓過他，既然聖上將太子交由侍中大人輔佐，侍中大人的做法自然有他的道理。中書大人，你的顧慮當然有理，但是千萬別濫殺無辜，尤其不能任由太子胡為，壞了民心那可難以彌補。這件事就到此為止，聖上不在，應以大局穩定為重，兩位千萬別引起爭端。

朝清一身獵裝打扮，拿著弓進殿。

清：母后，剛才我正要出城打獵，路過大街上，在日華門前正巧遇見一群從洛陽前來京城偷吃糧食的狐狸，有兩匹已經被我射倒了，卻被催著趕回宮裡！

皇后望了一下向閏客。

后：(憂心) 向大人，你看該怎麼辦？

向：(嚴肅) 太子殿下，那些都是無辜難民，怎可任意殺害？

清：我說他們皆是狡猾的狐狸！

向：就算有罪，也該交由刑部審理！

清：我是太子，我說他有罪，自然由我處理！

向：聖上命我輔佐殿下，殿下行事都該和我商議！

清：你不怕我登基之後殺你？
后：(怒)給我住嘴！他可是你義父！
向：那時殿下若是要殺，我無話可說！
清：你以為我現在不敢？
向：那就請殿下稟告聖上！
清：你竟敢拿父皇來壓我！
后：放肆的畜生！馬上給你義父賠罪！
清：賠罪！賠罪！我怎麼整天賠罪，這算什麼太子，我乾脆改名叫史賠罪！
朝清怒下。
傳來一聲士兵的慘呼。

第五場

朝清、漢奴二人在太子殿內。

朝清坐著玩弄馬鞭，漢奴遠遠地站著，冷冷觀察著朝清。

清：妳說，我這樣，能算個太子嗎？十三歲那年，父皇跟著安叔叔起兵反唐，從那時起，我就只能在這裡整天騎馬打獵，和那批小嘍囉玩玩兒，什麼事也沒的做，悶都悶出火兒來了。這五年來，父皇在戰場上出生入死，幾次中箭中戟，攻城掠地，也沒見他倦過，朝義哥哥跟隨著父皇，領的可是千軍萬馬，真槍實箭衝鋒陷陣，可比我威風多啦！偏偏我在這裡，做這個也管，幹那個也不行。這一年來大家都稱呼我為太子，不過是好聽，還不如在草原上牧馬的一個遊民。現在我跟妳有什麼兩樣？嗯？除了心情不好殺幾個人解解悶，我跟妳有什麼兩樣？

清：早上我帶著馬群到桑乾河邊飲水，一出了日華門就像長了翅膀！馬群跟在後頭，揚起的黃沙，像極了戰場上廝殺瀰漫的塵土！多好！是不是？妳們漢人也喜歡這樣？我看不會，妳們寧願住在城裡！出了城就像在逃命！

清：妳來！過來！（漢奴靠近，清一把抱住，奴並不掙扎）妳一定喜歡這宮裡吧！做我的人，伺候我就行，不必出宮門一步，不會餓著，不會凍著，更不必擔心哪一天就被亂兵殺了，對吧！我留著妳也是因為妳生的美，妳就像我養的那些駿馬，逗我開心！我會領著妳到桑乾河去走走！妳會像馬一樣對我嗎？

漢奴：漢奴已是殿下之人！

清：妳每次都這樣說，但我聽著總有些不對。哪裡不對也說不上來，總之，每當妳說妳已經是我的人，我就不得不對妳好一點，不論我願不願意，也不管妳說這話時真不真心。是我的東西就該珍惜，對吧！若不是我的反而愛怎樣就怎樣！妳說是不是？

漢奴：殿下真要殺漢奴也由得殿下，漢奴的命是殿下的。

清：對！是我的！但是，有一天，我要看看毀掉自己的東西，是個什麼樣子！
太子妃婉兒進場。漢奴掙開朝清站立，向婉兒行禮。
婉兒看了看漢奴，有些厭惡。

婉：你怎麼又弄一個來？
清：(不甚搭理)你不是也弄了幾個？
婉：母后要人伺候，可不是我要的。
清：人雖不是歸妳使喚，別人可不這麼說。辛萬年做的好事，別人也一樣算在妳頭上。

婉：(疑惑)辛萬年？他又怎麼了？
清：妳的好哥哥，把我在城外頭圈起來做獵場的地，全又都還給了人家！百姓都說這是太子妃的恩德！外面都說妳賢慧！
婉：這地，遲早是要還的，難道義父會任由你圈地不管？所以辛萬年趁早以你的名義還了他們！他可是一直為你著想！
清：(淡漠)這事兒母后和義父不知道吧？
婉：當然沒跟她說！
清：這事兒我就怎麼都不明白！為什麼我爹爹在沒有登上皇位之前，我圈地佔田從沒人管過，怎麼今日爹爹當了皇帝，我做了太子，反而不成了？
婉：做了太子，日子確實不比從前好過，怕的是，不好過的還不只這些！
清：這話是什麼意思？
婉：太子這位自古難坐！多少太子的命都丟在上頭！建成太子可是活生生的例子！
清向漢奴招呼。漢奴靠近。清捉著漢奴的手玩弄。
清：誰想對我動手，我就射他兩個窟窿！
婉：聽說，懷王最近拉攏了不少親信！
清：朝義他不會！
婉：我知道你不愛聽，但是你們兄弟倆，卻只能活一個！
清：妳走！我不想聽。
婉：這是遲早的事。
清：妳來，就不能說些別的？妳我打小認識，會不知道我的脾氣？
婉：若真是這樣，你不該做什麼太子！
清：(冷笑)由的我嗎？就沒一件事由的我！
朝清硬拉漢奴入懷，漢奴不敢掙扎。
婉：既然由不得，就想辦法做皇上！
清：那好，一步步給拖著上去！
婉：母后昨日差遣辛萬年給父皇送信去。
清：做什麼？告我的狀？父皇哪管的了這些！
婉：母后要父皇那邊儘早做個了斷！

朝清沈默。只顧逗著漢奴。漢奴閃躲。

婉：母后還要你遠著點阿史那承慶！

婉兒等著朝清反應，但朝清仍沈默。

婉：咱們祖先雖也號稱突厥，卻是異性部落，與阿史那家流得可不是一種血，百年來依附阿史那家族的統治，今日情勢顛倒，後西突厥斷嗣，阿史那這才臣服。但他輾轉依附各主，無非是想藉著各主的氣力，恢復他們阿史那的威風，父皇就防著他這點，不再讓他統兵，但今日你處處聽他的，跟他一窩子應和，將來必定重用他，母后要你也防著點，但知道你聽不進去，才要我說說！

清：說完了，回去吧！

清不再理會婉兒，開始強吻漢奴，並動手解漢奴衣帶。

婉：(惱怒)你！

清揮揮手，要婉兒離開。片刻，婉兒起身悻悻然離去。

清與漢奴纏綿。

第一幕結束 落幕

第二幕 殺戮

時間：西元 760 年十二月 冬

地點：主場景為向閨客宅院

第一場

人物：朝清，漢奴，衛鳴鶴，高鞫仁，曹閔之，阿史那丞慶，辛萬年，及眾兵士與舞蹈宮女。

初雪過後，狩獵停止，月夜裡眾人圍坐營火飲酒。朝清悶悶不樂。

辛萬年：殿下，可要叫人給殿下找點樂子？

清：還有什麼樂子？整天待在宮裡，悶也悶死了。

辛萬年：那我來替殿下解解穢吧！鳴鶴，你跳隻舞！

辛萬年擊羯鼓而歌，宮女奏五絃，衛鳴鶴身著蓬裝，跳著胡旋舞。

辛萬年：(唱白居易·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心應絃，手應鼓，絃鼓一聲雙袖舉，迴雪飄飄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

眾人喝采，節奏加快

阿史那：(唱李白·猛虎行) 漂陽酒樓三月春，楊花漠漠愁煞人，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梁塵。

節奏越來越快，群情高亢。

高鞫仁帶著酒意起身接近漢奴，摟抱著漢奴輕薄，漢奴掙扎。

清：(唱)烽火狼煙遍地，笳聲嗚咽急，飛雁南向無迴，何日歸故里？

牧草沃野無盡，桑乾水何急？征人棹棹不歸，奔馬踏周京！

眾人喝采聲中，高鞫仁推倒漢奴欲強，漢奴驚呼。音樂頓止。

漢奴：殿下救我！

朝清轉頭望向漢奴，不露怒氣。衛鳴鶴回到朝清身邊，朝清腰摟著衛鳴鶴。

清：(平緩)高鞫仁，你先放開她。

高：(起身站立，帶著醉意，並不害怕)殿下，小將 酒醉 一時情急，請殿下原諒！

辛：你這匹野馬是發情啦？怎麼？就想在這裡撒野？

阿史那：太子殿下，此人冒犯殿下，該當處死！

曹：高鞫仁哪！你膽子也太大啦！大夥兒這會兒好好的興致都讓你給砸了！殿下的女人你也想上不成？

清：你過來，(高上前)你跟了我這麼多年，也算是我的心腹了，我的脾氣你不會不知，區區一個女人，你想要，本來也沒啥大事，就是在兄弟大夥面前想要也沒

什麼！你喜歡她，我可以給你！

曹：高鞠仁，你好運哪！快謝恩吧！

清：慢點兒謝恩。但是今天眾弟兄都在，我不能平白賞你，不然每個弟兄都來問我要女人，我豈不成了老鴿？所以，你得拿出點本事來！讓大夥兒看看你有沒有資格討我的女人！

高：(自信) 殿下，要我拿出什麼本事？要射箭、搏擊、投石都難不倒我。

清：這些不算什麼！

曹：殿下，叫他到外頭打一頭大蟲回來！

辛：殿下，不然就叫他學那楊玉環醉酒，跳支霓裳舞吧！

清：不，我倒要試試他怕不怕痛！

曹：這有趣！殺頭容易，不怕痛，就難了。

清：阿史那叔父！你以為如何？

阿史那：(微笑旁觀) 殿下自行裁奪！

高：殿下！我什麼都不怕！但就是怕痛！

清：怎麼？我想賞你金丸子，你不要？別人可都搶著要接我的金丸子哪！

曹：哎呦，你要發了呀！這殿下的金丸可不比別人的摻了銅，是純金的！我也想接的很呀！

高：(恐懼) 殿下！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求您饒了我吧！

清：鳴鶴，萬年！你們倆把他架過去！

高被兩人架著離場。

清興沖沖拿出彈弓，口袋裡掏出金丸子，裝上金丸子，朝下場方向打去。

傳來一聲慘呼。然後兩人又將高架著回來，高已經昏過去，額頭滿是鮮血。

鳴鶴：殿下，他雖然昏死過去，但仍然冒死接著了金丸子哪！金丸子鑲在他額頭上了！在此謝殿下恩典！

眾人大笑。

曹：真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雖然疼痛難忍，也還是愛那金丸！可惜沒能捱到第二粒！

清：沒用的東西！真是個廢物！才賞一粒金丸子就躺下了！這算什麼勇士？能跟著我打仗嗎！我要的是驍賊輕死的勇士！不是一疼就昏的膿包！來人！拖下去，拖下去！將他的腿狠狠打個五百鞭！讓他醒醒酒！

鳴鶴，辛萬年將高鞠仁抬下場。

清：都散了！散了！

眾人與宮女等都離場，只留下阿史那。

阿史那：這粗人壞了殿下興致，原該受些教訓！

清撥著篝火，若有所思。

清：待在范陽，越來越沒意思！不知父皇那邊情勢如何，何時才能前往洛陽？

阿史那：太子殿下，當下情勢不必憂心，懷王如今忙於淮西戰事，而且皇上派有田承嗣跟隨監視，必不致於出事！再說唐朝方面，目前是焦頭爛額，無力他顧，南方有劉展被逼叛變，已經南下過了長江，攻陷昇州，關中則是黨項軍流竄劫掠，西邊還有吐番軍隊趁機作亂。安太清雖然在懷州失利，被李光弼那賊給俘虜，但是皇上已經馳援，想那李光弼不是對手。唐朝氣數看來已是強弩之末，若不是靠著借來的外兵，老早就亡了，現在只待皇上攻下長安，滅了唐朝，殿下自當前往。

清：阿史那叔父，你當真不想再領軍作戰？

阿史那：我在馬背上活了大半生，如今安坐京城，也算是項恩寵。

清：有人說是父皇不讓你帶兵！

阿史那：當年我和皇上一同在安祿山手下帶兵，一同打下半片天，如今皇上猜疑，也是自然之事。只是我一生效忠突厥，眼看著將要取唐而有天下，卻沒想到

清：叔父是想親自上陣吧？

阿史那：我突厥祖先驍勇善戰，膽識高貴，一直以來稱霸西北，但是這百餘年來，卻因王室內鬥分裂，被唐軍利用，才臣服於唐朝，雖受唐朝皇帝冊封，但是始終維持我突厥正統，未受漢俗感染，但如今將有天下，皇上卻一心想學那漢人禮俗，重用儒生，實在令人憂心！

清：叔父說得極是。我突厥哪裡比不上漢人！何必學習他們的無聊禮俗？

阿史那：因此，必須阻止漢人在京城的勢力。

清：我一有機會便殺他幾個漢人儒生！

阿史那：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向閏客為首的漢臣。

清：我義父？

阿史那：(點頭)若皇上一旦入主長安，統一了天下，滿朝文武都將是漢臣，那時就來不及了。

清：我雖然不喜義父處處管著我，然而義父為人，卻無可指責。母后更對義父言聽計從。

阿史那：(乾笑兩聲，意有所指)皇后當然護著向侍中！但你義父為人是否真的無可指責，恐怕不如殿下想的那樣。

清：再說我父皇對於義父，也是禮敬有加！

阿史那：但向閏客不除，將來殿下難以掌權！

清：原本我就對京裡事務沒興趣！我寧可去塞外當個伙伕兵，也比在這裡好玩的多！坐在京城裡，就算皇帝也不見得自由快活。

阿史那：但是殿下可知，你義父會一直管著殿下，就算有一日殿下登基，君臨天下，那向閏客也還是會率領一批儒生，時時以治國之道管著殿下！

清：要我對付義父，實在難以贊成。

阿史那：殿下若不及早下手，將來恐怕要後悔。

清：(站起欲走) 阿史那叔叔，我知道你一向與我義父不合，但義父自小看我長大，我實在不想對他動手！

阿史那：這件事若再不解決，恐怕 連皇后也牽扯在內！

清：(疑慮) 這話是什麼意思？

阿史那：殿下以後自會知道。

清轉身離去。阿史那獨自面對著火光。

第二場

皇后辛氏與向閏客在宮殿中。皇后坐著，向閏客站著。

后：如今懷王用心已昭然若揭，你看如何是好？

向：這件事，皇上心裡明白！

后：但是，皇上雖然明白，卻不見得下得了手，畢竟，懷王雖是庶出，也還是他的親骨肉。我已經派辛萬年前去提醒過皇上，但是一直沒有下文！

向：懷王在外，我們管他不著，但是京裡面，我們的人馬遍佈，不用擔心，只是

后：(略沈默) 我知道你想的事，也正是我心裡擔心的！

向：皇后，太子行事乖張，處處招惹民怨，如此下去，只會給懷王可趁之機！

后：(略有不悅) 原來你說的是這件事！(略停) 阿史那承慶最近的態度如何？

向：阿史那承慶和太子一向處得來，他應該不會投靠懷王才是。

后：這件事難保不會生變，阿史那此人野心不小，心裡想的只是恢復他藍突厥的家族勢力。當年安祿山強大，便依附安祿山，等到安祿山遭自己兒子殺害，便又對安慶緒這逆賊稱臣，等到安慶緒敗死，李光弼派人意圖謀害皇上，雖說他並不知情，卻難保不會被收買。如今效忠皇上，只不過當下聖上正強！哪一天皇上若有不測，懷王手握大軍，那時，可就難說了。

向：這 這件事我會小心防範，只是，我真正擔心的，還是太子殿下。

后：太子性格雖然暴烈，但年紀尚輕，其實他並不壞，只是衝動了點。

向：然而他極度排斥漢人，當今朝廷裡的漢臣官員，人人自危，這是一大隱憂。

后：我已經幾次教訓過他，我們的苦心相信他會慢慢了解。還望向大人悉心輔佐。

向：可惜 我也是個漢人，殿下對我並不信任，縱使盡心恐怕也是枉然。

后：(焦躁) 如今懷王的隱憂在外，我夜裡已經是難以安眠，難道現在你想放棄？

向：(激動) 當然不！皇后！就算是死，我也一定會盡心輔佐太子！我這條命當年是皇后救的，皇后的知遇之恩，我向閏客終生不忘！加上皇上對我的信任，不因我是漢人而防著我，若能輔佐殿下登基，就算到時候要我割頭獻祭，我也二話不說，何況是有貳心？只是我打從心裡憂慮，憂慮太子殿下恣意輕狂，卻不知其中的厲害關係！

后：(略停，後悔) 對不起，我一時情急，說錯了話，我怎會懷疑你？至於當年之事，

你又何必提起？

向：阿寧！閩客這名字是你父親給我取的，當年被俘賣給妳們辛家為奴，若不是蒙妳眷顧，我不僅不能得還自由之身，還早已病死在桑乾河邊！閩客，閩客，我在這燕趙之地，恐怕終究只是個多餘的外人！

后：雖說你是個漢人，但我從沒當你是個外人，當年我決定跟隨思明，我父欲殺思明，多虧你為了我冒死通告，以後又幾次捨身相救思明，這些個我都記在心裡，現下朝清狂妄不羈，我也看在眼裡，但是他父皇不在，有如脫了韉的野馬，別人是怕他，奉承他，我也管他不動，更別說是太子妃（婉兒）了，你是他義父，雖然恨你事事攔著他，但總還對你敬畏三分，所以還指望著你對他多些個輔佐。不然，雖說我現在貴為皇后，朝清貴為太子，辛家滿門也皆為顯貴，但那也不過是像個錐子那樣仗著皇上，哪一天，皇上要是出了事，任誰一碰也就倒了。如今皇上重用漢人也在這個用意上，咱們突厥人雖然個個勇猛剽悍，卻無個法紀綱常，誰強誰都想稱帝稱王，沒老子也沒君上的！安祿山的教訓還在眼前，我們不能沒個打算！（略停）阿衡，不論再困難，你就再幫我這一回吧！也算是我的請求了，請你設法除掉懷王。

向：（略沈默）阿寧，我答應你就是。除掉懷王並非難事，只要假造懷王連絡阿史那謀反，懷王必死無疑，只是朝清自外進殿，看到了向閩客，於是冷冷上前。

清：義父，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裡？
燈急收。

第三場

朝清與衛鳴鶴、曹閔之三人於城街市集裡遊蕩。數個小販在旁作生意。

來往百姓見到朝清等人，急忙走避。留下一獸販不及走避，被衛鳴鶴攔住。

衛：你留著，太子殿下有話問你！

小販慌張走回，在朝清面前下跪。

清：（意興闌珊）我跟你買獵物，你賣是不賣？

販：太 太子殿下要的，我哪敢跟殿下收錢？

清：嗯？你是說我想白要你的？

販：不 不敢，太子殿下跟小人要的東西，是小人的榮幸！不需要錢。

清：（從口袋掏出銅錢）我就是買你的獵物！你賣不賣？

販：賣，賣，當然賣！

清：怎麼賣？

販：隨殿下高興吧！

清：我問你是怎麼賣給旁人的？

販：一隻獐子，三千錢。
清：三千錢？你說的可是順天錢？
販：不，不是，小人說的是開元錢。
清：混帳！不是通令一律使用新鑄造的順天錢嗎？
販：但是沒人願意收呀！
清：怎麼？不好用？
販：現在上頭規定，一枚順天錢要當一百枚開元錢用哪！可是含銅量卻比開元錢還少！怎能當一百枚開元錢用？所以拿著順天錢也沒人要收！
清：（轉頭問衛鳴鶴）這是怎麼回事？
衛：殿下，現下南方的戰事吃緊，亟需大量軍餉，但卻開採不到銅礦，為了應急，所以發行新錢幣，以一抵百使用！
清：但是民間不收，該怎麼辦？
衛：依照我朝律令，該當沒收財產，發邊充軍。
小販下跪磕頭求饒。
販：殿下！太子殿下開恩，不是小人不收，實在是平常無人使用！
清：胡說，那都是誰在使用新錢幣？
販：都 都是官爺們！
清：（冷笑）哼！那你們也不收？
販：那 那也只得收下，當做是奉送官爺了！
清：原來是這樣！鳴鶴，這鑄新錢幣是誰的主意？
衛：是侍中大人。
清：這方法行得通嗎？（對眾侍衛）看來你們用起這錢幣來很順手哪！
曹閔之：殿下，聽說 聽人說！這向大人可因此發了不少財！
清：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曹：殿下，天底下哪個宰相不是家財萬貫？那楊國忠可是富可敵國！況且，鑄造新錢樞油水也不是件新鮮事兒！唐朝宰相第五琦，去年就是鑄造了一比五十的重稜錢而發了大財，雖然因此解決了多年未支薪俸的窘境，但卻也因此餓死了不少百姓，所以，最後被貶到四川去了！
清：（惱怒）你是說我義父貪污？
曹：小將不敢，小將只是說向大人鑄造以一當百的順天錢，倘若真有油水，那可是雙倍賺哪！不過，向大人 應該 應該全是為了朝廷著想！
朝清神色不悅，若有所思，半晌不語。
衛鳴鶴見朝清不語，便拉著小販作勢欲砍。
衛：殿下，讓我砍了這個賤東西，來個殺一儆百，也好讓人知道順天錢是以一當百！
朝清作勢阻止，衛鳴鶴有些意外。
清：算了！讓他走吧。

小販嚇得一直磕頭稱謝，然後爬著離去。

清：曹閔之，你也算跟隨我父皇多年的老將了吧！

曹：小將不敢，小將打從十八歲跟隨皇上至今十二個年頭，還算不上是名老將。

清：那你說說，我義父是怎樣的人？

曹：這 這個 ，殿下，向大人當年跟隨皇上出生入死，曾多次捨命相救，這都是周知的事，雖說是個漢人，但是跟其他漢人不同，這一點，沒話可說！ 可是

清：可是你說的，發了不少財？

曹：那也只是聽說 ，還有

清：還有什麼？

曹：還聽說 聽說向大人貪好女色

清：還有嗎？

曹：這還有倒是還有 ，但這還有的，卻千萬不能說了！

清：(怒)說！

燈急收。

第四場

朝清獨自一人站立舞台中央。舞台自頂上垂下一練練白紗，猶如白色迷陣。

舞台右側，妍兒站在白紗練之後，面向朝清，凝立不動。

主題音樂在背後輕輕響起，宛如夢境般的撲朔迷離。

燈光隨著音樂緩緩轉換。

朝清在白紗練之間恍惚遊走，如同夢遊，如同迷路。

清：該殺！

清：殺不乾淨，就繼續殺！

清：都殺完了，就清靜了。

清：想騙我？

清：做什麼都礙著我。

清：逼我做個沒手沒腳的太子。

清：老跟自己過不去！

清：我沒睡著，可清楚的很！母后，還有婉兒，都想將來讓我做皇帝！但是，都在哄著我！還有義父！母后！他們那些不可告人的事！阿史那，史朝義，辛萬年，還有那些不知哪裡冒出來的儒生！他們欺騙我！高鞠仁，曹閔之，總有一天會背叛我！漢奴，她在心底恨我！恨我殺了她爹，她娘，她全家！總有一天，她逮到了機會，趁我不注意，會一刀砍掉我的頭！然後去祭拜她的家人！只有衛鳴鶴！他對我好，我想什麼他都知道，不會哄我，騙我，攔著我，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不是太子了，他會對別的主子一樣忠心！

清：提著頭當太子，裸著背做皇上！為什麼？
燈收。

第五場

地點：向閨客宅院

向閨客家僕一，獨自在院前打掃。

另一個家僕二神色慌張，匆匆進入。

僕一：什麼事慌慌張張？

僕二：不好，聽說又有馬賊，而且要進城了。

僕一：馬賊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咱們的皇上從前就是馬賊！

僕二：你講這話不怕殺頭？

僕一：笑話！在這北地草原之上，哪個英雄不是馬賊出身！有什麼講不得？

僕二：但是現在要殺進城了！剛才我從街上回來，一路上竟然沒了人跡！門戶個個緊閉！這大白天裡，關上了門！豈不是有怪！於是我問了一戶人家，說是馬賊又出現了。

僕一：這不可能吧？（略停）有多少？

僕二：這次規模大得多！

僕一：沒有官兵守備嗎？

僕二：誰曉得？不過聽說禁衛軍已經出動了。

僕一：馬賊首腦是誰，你可知道？

僕二：不清楚，聽說個個蒙著黑巾，在日華門外聚集，射死了幾個守兵，官兵竟然就都跑了！馬賊已經佔據了逍遙樓，看來就要進內城了。

僕一：賊兵不會那麼快，看來有一場惡鬥。

僕二：不知我們大人是否已經得知此事？

僕一：禁軍在劉將軍手裡，但沒見他派人來說。

僕二：我們是否應該稟報大人？

僕一：不錯，該先稟告才是。

正要入屋時，門外傳來喊叫與兵刃之聲。

僕一：不好！賊兵到了！

僕二：怎麼辦？怎麼說到就到了？

僕一：快！去稟告大人！

在驚慌中，朝清與眾親信個個頭帶黑巾，持刀劍破門而入，向宅守衛紛紛敗退入內倒地，二僕人嚇呆。

衛鳴鶴與曹閔之上前，分別將刀架在僕一與僕二頸邊。

僕二：別 別殺我！

清：你們大人呢？叫他出來！

僕一：我們大 大人，他 他 他在屋內！

清：搜！

衛鳴鶴與曹閔之帶衛士進屋。

向(O.S)：出去！

衛鳴鶴與曹閔之等退出內屋。然後向閨客進場。

向：你們是誰！竟敢闖進這裡！

蒙面的朝清與向閨客對峙，彼此審視。

清：瞧瞧你院子裡的氣派！早聽人說你當官撈到不少好處，我們兄弟特地來，想跟你分享！

向：你，怕什麼蒙著臉？脫下來讓我看！

清：行此勾當當然蒙著臉，難道還有強盜化妝的不成！

向：這裡是哪裡，你們可知道？

清：我們兄弟，只問哪裡有金銀財寶，不問這裡哪裡！

向：(對僕一)可有人通告官兵？

清：你別操心，外頭的人都擺平了！

向：(懷疑)你，難道你是？

清：是！落草為寇！我當然就是！

向：不！你！這是怎麼了？

清：我來抄你的家！

向：你想怎樣？

清：把你藏的東西算計算計！

向：你難道以為這裡沒了王法？

清：王法！我最恨的就是王法！

向：雖然皇上在外征戰，但是京城裡豈容你們胡來？

清：不然，你能如何？你的人強得過我的？

向：當今有朝廷國法，你竟然目無綱紀。皇上遠征，太子年幼，以致你們這些盜匪趁機胡來，竟不把朝廷放在眼裡！等皇上回京，你們必然無可逃躲！

清：那就等著吧！（對衛鳴鶴）給我進去搜！仔細找找！

向：慢！你不知這是死罪？就算是王子犯法，也與庶民同罪！

清：死罪？當今亂世，誰人犯的不是死罪？把他架住了！

一名親衛用刀將向閨客架住。衛鳴鶴與曹閔之入屋搜索。

向：你此時若能收手，我擔保不會追究，也不會稟報皇上！

清：我還怕你嗎？

向：瞧你蒙著臉，必然是害怕我識得你，別胡鬧了，你，還是走吧！

清：既然來了，我就要弄個清楚。

向：清楚什麼？

清：你那些見不得人的事！

向：我沒什麼不可告人之事，更不須蒙著臉。

清：外頭可不是這麼說！

向：謠言殺人，我難道還會少了嗎？

清：那你說，造順天錢你撈了多少！

向：皇上亟需軍餉，順天錢全數到了官兵手裡。我一文未取！

清：恐怕你都換了白銀吧！

向：鑄錢發餉本就是招惹謗議之事，遲早要當墊背，只怕我是白白擔了這罪名！

清：看來你早有此心。

向：縱有此心，也是誹謗所逼！

衛鳴鶴押著數位穿著性感唐服的年輕女眷進入。

清：這些都是你的女眷？

向：不錯！

清：看來傳言不假，你還喜好女色。

向：這是我門內之事，外人不須置評！

清：貪財好色！而你是當今顯官！怎說是門內之事？

向：非議由人，我早不在乎了！

另兩名親衛抬著一口沈重的木箱入場。

朝清上前打開察看。

清：這下你還有什麼話說？

向：若你來的目的是錢財女人，你盡管取走！

清：這些自然是我帶走，但你卻害我輸了賭局！

向：怎麼說？

清：他們說你貪財好色，我不信，便和兄弟們打賭，如今輸了，這些錢財女人通通歸他們。

向：那是我對不住你了？

清：恐怕不止這些！我還要找一樣東西！

曹閔之拿著一件木盒入場，交給朝清。

朝清看後臉色鐵青。

清：看來，這件事是真的了！

向：(迷惑)你拿的是什麼？

清：(陰森)皇后賜給你的，你還不認嗎？

朝清緩緩走上前，將盒子遞到向閔客面前，向閔客看後顯露驚駭狀。朝清悄悄抽出匕首。

向：這 這 這是哪裡來的？

朝清猛然將匕首刺入向閨客胸膛。向閨客一把抓下朝清面罩。

向：真的是你？殿下！這事不是真的！殿下 我們被人算計了！

向閨客倒地而亡。朝清緩緩轉身，收起盒子，抽出刀，神情猙獰。

清：（怒吼）通通殺了！一個也不能留！

燈急收。

第六場

舞台自頂上垂下一練練由紅色光線映照的白紗，猶如紅色迷陣。

朝清獨自一人在白紗練之間持刀瘋狂劈砍。每劈砍一刀，便掉落一練白紗。

妍兒站在舞台右側，面向朝清，凝立不動。

朝清將一練練白紗紛紛砍落，零落一地，瘋狂大笑。

主題兒歌出現。朝清聞歌，猛然驚醒，凝立不動。然後四處找尋歌聲出處。

燈光漸收。歌聲則持續到下一場。

第七場

燈光亮，回到 S 2-5 的場景。上一場的歌聲仍持續著。

屍體遍地，朝清與 S 2-6 結束時一樣的位置，四處找尋歌聲出處。

清：（茫然）誰？誰在唱這首歌？是誰？是妍娘嗎？妍娘，妳在哪？我是清兒！原來妳是裝死！原來妳一直躲在這，妍娘！（略清醒）來人！給我找！快把唱歌的人找出來！

曹閩之下場搜尋。歌聲停止。

曹閩之拉著妍兒進場。妍兒邊走邊喊。

妍：別拉我！放開我！放開我！

曹：殿下，躲在後面唱歌的就是她！

朝清呆呆盯著孩童裝扮的妍兒，臉色蒼白。妍兒癡然傻笑。

妍：呵，呵，呵，我不怕！再多人我也不怕！

曹：殿下，我瞧著她是在裝傻！

衛：我看，她真是個又醜又笨的傻子！

曹：殿下，管她是真傻還是假傻，打她兩下試試便知！

妍：別打，別打，我沒做壞事，別打我！

朝清接近妍兒。

清：妳不是妍娘！剛剛是不是妳在唱歌？

妍：唱歌 唱歌？我不會唱歌！

清：剛才，妳唱的什麼？

妍兒傻笑。

清：妳怎麼會唱這首歌？誰教妳的？是妳娘嗎？

妍：我沒有娘！我沒唱歌！不是我！

曹：明明是妳，我分明看到妳在唱歌！

妍：沒有，沒有，我不會唱歌！

曹閩之動手打妍兒，妍兒哭。朝清卻一腳將曹閩之踢倒，再補上幾腳。

清：(怒)滾！誰也不許碰她！

曹閩之爬起，趕緊站到一邊。

清：妳來！再唱一遍給我聽，好不好？

妍：(自言自語，指著地上屍體)他們怎麼啦？

清：這裡的人都死了，妳怕嗎？

妍：(害怕)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死人！不怕！

清：有我在，妳不怕！(略停)妳叫什麼名字？

妍：我沒名字！

清：從今起，你就叫妍兒！

妍：我不要名字！

清：(怒吼)我說妳叫妍兒，妳就是妍兒！

妍兒嚇得不敢再說話。

清：走！跟我回去！

朝清拉著掙扎的妍兒下場。眾人跟隨離去。

第二幕結束 落幕

< 中場休息 >

第三幕 破城

時間：西元 761 年四月 春

地點：主場景為大燕皇宮，分甲乙燈區。

P S：此幕有戰鼓聲，從細微幾不可聞，漸次增強加速，直至戰鼓隆隆，持續整幕。

第一場

甲燈區亮。戰鼓細微，幾不可聞。高鞠仁求見阿史那。

高：高鞠仁拜見尚書大人，大人近來可好？

阿：你來，有什麼事？

高：尚書大人！自從向大人家宅血案發生後，京城裡個個人心惶恐，都說馬賊趁皇上不在大肆作亂，京城危在旦夕呀！

阿：胡說！馬賊早已退去，不知去向，怎可能繼續作亂？

高：是！是！京城兵權現在交由大人您掌握，想必馬賊早已聞風逃散！但是，關於向閨客一家被殺之事，大人可有聽到些什麼？

阿：耳語流言，不理也罷！

高：但是，外面卻傳言，說向宅滅門血案，是太子殿下帶兵幹的！

阿：更是胡說！誰還有如此不敬言論，一律處死！

高：是！是！那些無知百姓，意圖污蔑殿下，當真該殺！

阿：殿下雖然年少狂放了些，也不可能對自己義父下手！

高：但聽說皇后已派人暗中調查此事，而且懷疑，大人您也參與其中！

阿：我與向大人素來不合，是周知的事！但說到血案，我和他沒那深仇大恨！

高：那是自然。可是，大人，皇上對您早有戒心，這個 這個 難保不會有人趁機造謠。

阿：咦？你何時對我的事如此費心？你是另有所圖吧？聽說你最近與懷王聯繫甚勤哪！

高：（尷尬）原來大人都知道。

阿：你以為我是閒坐在京城裡嗎？

高：那，大人怎不向太子舉發？

阿：哼！與懷王聯繫，又不是犯法之事，何來舉發？

高：謝大人！我的命原來早在大人手裡。

阿：哼！

高：不瞞大人，此番前來，是為了傳懷王幾句話。

阿：傳話？

高：是，但是這話，懷王交代請大人務必先承諾絕不洩漏。

阿：說吧！

高：(靠近阿史那)稟告大人，懷王要我轉告大人，說道近日太子行事越發怪異，聽說整日足不出戶，只和一名外面抓回的女孩一起，幹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對他人卻打罵虐罰，毫無理由，京裡官員日夕驚恐，怨怒難言，懷王深感百姓積怨，擔心釀成災禍，讓聖上功業毀於一旦，因此若您願意支持懷王承繼太子之位，那將來懷王登基後，必定拜大人為相，並協助大人復國，如何？

阿：這話大逆不道，你如何敢說？

高：大人別冒火！懷王說大人您胸懷大志，可惜至今壯志難伸，如今您效忠太子，而太子卻非明主，行事更是暴虐無常，將來恐怕大人難有善終，不如支持懷王，必定能讓大人如願。

阿：懷王好意，我謝謝了，但是懷王難道能說服聖上改立太子？

高：懷王說，事在人為。

阿：請你轉告懷王，說他現在自身性命尚且有危，若聖上知道此事，恐怕立有殺身之禍！請他先自保要緊，我阿史那不會害他，不必掛慮，但是要助他登位，恕我難從。

高：大人，難道你真想輔佐現今太子不成？此事還請大人三思。

阿：你走吧！別再讓我看到你！

高離場，阿史那獨自沈思。

甲燈區燈收。

第二場

乙燈區亮。戰鼓漸急，但仍幾不可聞。皇宮內，漢奴站在舞台右側，看著中央的朝清與妍兒。

清：妳唱歌！

妍：我餓了！

清：沒吃的！

妍：我要吃東西！

清：沒有！

朝清將妍兒推倒在地。妍兒哭泣，漢奴上前扶起妍兒。

朝清望著依偎在漢奴懷裡的妍兒。

清：妍兒，妳過來，我讓妳吃東西，妳過來！

妍兒靠近朝清。

清：妳坐下，我問妳的話，妳回答，我就讓妳吃東西。
 妍兒坐在地上自己玩耍。

清：皇宮裡，好玩嗎？
 妍點頭。

清：東西好吃嗎？
 妍點頭。

清：那妳唱歌。
 妍沒反應。

清：妳不怕我生氣？
 妍拼命點頭。

清：那妳唱歌。
 妍沒反應。

清：妳怕不怕我殺了妳？
 妍似受觸動般抬頭，又低下頭沒反應。

清：漢奴，妳過來。
 漢奴走近。

清：這些日子，妳有聽過妍兒唱歌嗎？
奴：漢奴從未聽過妍兒唱歌。

清：我什麼辦法都用過了，對她好她不唱，餓她，罵她，也還是不唱，到底她如何
 才能再唱一次？漢奴，妳說，該如何讓她再唱歌？
 漢奴抬頭欲言，卻又沈默不語。

清：妳說，別怕。我知道妳有話想說，每次看妳安慰妍兒，我就知道妳有話想對我
 說，可妳又不敢，對吧！沒關係，妳說！

奴：殿下逼她唱歌，她死也不會肯的。

清：為什麼？
奴：妍兒，她不喜歡殿下。

清：這我知道，可是這天底下，除了父皇和母后，從來就沒人真心喜歡我，都以為
 我心腸惡毒，手段殘酷，但是，那又怎樣？我還不是一樣達到目的？而且換做
 是我落在別人手裡，下場不也一樣？我將妍兒從外面救回來，不然，她早死了，
 我對她還不好嗎？難道妍兒是個例外？

奴：殿下讓她害怕。應該讓她先喜歡殿下。

清：要討她歡喜嗎？我還不夠討她歡喜嗎？這輩子，我還沒像對她這樣討過別人的
 歡喜！我讓她害怕！是嗎？我讓她害怕！（沈默）我也讓妳害怕，是吧？你們
 有誰真正關心我呢？
 漢奴不答話。

清：妳下去拿些吃的給妍兒吧。

漢奴佯裝離去，卻躲在屏風之後窺視。

清上前接近妍兒。

清：妍兒，別怕，我只想再聽聽那首歌，妳是從哪裡學的？是你娘教妳的嗎？妳娘呢？妳就說說話呀！

妍：我餓了！

清：我知道，我知道，等一下就來了。那首歌，我記得，我小時候聽過，是個從外頭找來餵我吃奶的女人唱的，我喚她叫妍娘，那時我誰的話都不聽，只聽她的。有一天我餓了，當我急著找到妍娘時，她卻正在偷偷餵自己的娃娃吃奶，她邊哺乳邊唱著，而她從未唱歌給我聽過。我躲在暗處聽傻了，氣得哭了，然後我搶下那個娃娃狠狠摔在地上，要人將那娃娃給殺了。他們抱走了娃娃，然後妍娘隔天就自殺了，從那以後，我就不再吃奶。我吃奶足足吃到六歲！妍娘死後，我常常在夢裡看見她，她抱著我唱歌呢！我告訴她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要摔她的娃娃！我不是故意的！妳說，她會原諒我嗎？

妍：我沒有娘！我娘早死了，沒人陪我玩。

清：沒關係，我陪妳玩，你以後別怕我，行嗎？

燈暗，燈再亮。夜晚。朝清在椅子上睡著。漢奴如同母親般抱著睡著的妍兒。

燈暗，燈再亮。白天。朝清和妍兒。兩人在地上玩撿石頭遊戲。歡笑似孩童。

燈暗，燈再亮。夜晚，朝清先定定的看著妍兒，然後上前擁吻妍兒，妍兒並未反抗，太子妃婉兒進場，漢奴慌忙跟進。朝清不悅。

清：怎麼又是妳？妳來幹什麼？

婉：（手指妍兒）你瘋了嗎？怎麼？憋太久了？連她你也不嫌棄？

清：你出去！

婉：出去？我是你妻子！我出去？我連她也不如嗎？

清不語。

婉：我今天來，就是要將事情給問個清楚！免得外面傳得沸沸揚揚！

清：外頭說了什麼？

婉：說你瘋了！

清：就為了這個？（略停）我想和誰好，就和誰好，外頭也管得著？

婉：你我結髮六年，你有來和我好過嗎？你和宮女好，我忍了！誰叫我是你妻子！你留著漢奴（手指漢奴）和她好，我也忍了，誰叫我是太子妃！事事得替你設想，到處幫你張羅！瞞著母后，收拾殘局！結果，你整天在這裡，就和她們倆廝混？母后病倒了，你也不問安，外面都傳說你已經瘋了！說你殺了義父滿門！說你和一個蠢女孩整天像瘋子一樣胡鬧！說百姓都期待著懷王回來當太子！你倒是說話呀！

清：我沒瘋，我快樂得很！

婉：難道是我瘋了？

清：你一來就吵鬧，我瞧著是瘋了。

婉：我是該瘋了，我比不上一個奴婢，竟然也比不上一個傻子！

婉兒強拉起婉兒。

清：(怒)妳做什麼？

婉：我要把她帶走！好讓你醒醒！

清：放開！

婉兒拉著婉兒向外走。朝清抽出匕首。

清：放開！

婉兒回頭，慘然一笑。朝清逼近。

婉：你真瘋了！義父一家滿門，是你殺的嗎？

清：放開！

婉：你連我也殺嗎？

清：放開她！

婉兒拉著婉兒向外再走兩步。

朝清箭步衝上，一刀插進婉兒後背，漢奴尖叫。

婉兒回頭，淒然一笑。

婉：這是遲早的事吧！

婉兒倒地。婉兒望著婉兒屍體發呆。

清：婉兒，妳過來，別害怕！她不會帶妳走了。

乙燈區燈收。

第三場

甲燈區燈亮。皇宮內，戰鼓已隱隱可聞，但眾人不覺。眾宮女參扶生病的皇后，辛萬年在側。

辛：(欲言又止)姑媽！

后：向大人一門慘案，要是查不出來，如何對得起向大人！

辛：這件事 有些 有些難辦！

后：我不信！那些匪徒難道會昇天了不成？不可能查不出來！這件事不單純！若是外頭馬賊幹的，不可能不留下蛛絲馬跡！怎麼會無聲無息的進城，又無聲無息的消失？

辛：(為難)皇后，外頭

后：什麼外頭！這件事我瞧著是內賊！是自己人下的手！

辛：不過

后：阿史那承慶那邊的動靜如何？有沒有露出什麼破綻？

辛：這 根據我們的眼線，阿史那大人並無異常，也不曾調過兵。

后：唉！真把我急死了！皇上那邊知道了嗎？

辛：已經派人稟告去了！

后：我上次送去的密函，皇上已經回覆，說近日內必將除掉懷王，以絕後患！

辛：（言不由衷）當真如此，那就太好了！

后：我現在患病，太子為什麼卻不來見我？太子近日都在做些什麼？

辛：姑媽！有件事，不知當不當說！

后：嗯？

辛：這，這外頭，傳言說，說向宅滿門血案，是，是

后：是什麼？

辛：是 是太子殿下做的！

后：（驚慌）當真？怎會有這樣的傳言？誰說的怎不抓起來？

辛：這，這件事在外頭民間流傳，也查不出誰說的！

后：流傳多久了？說法如何？

辛：自從向宅血案之後便有此傳言！說是，太子率親兵衛蒙面做的！

后：你！你這蠢東西！怎不早說！

辛：這 這事若不查明，怎敢稟告！

后：現在呢？

辛：因為如今外頭傳言已甚囂塵上！才 才不得不稟告。

后：（急切）你，你去把太子給我叫來！我要當面問問他！外面說的可是事實？

辛：姑媽息怒！我這就去！

辛萬年下場。

后：（憤怒）這些目無主子的東西！竟被蒙在鼓裡！這事關係何等重大，而你們！你們竟然提也不提！（略停）太子？太子是主謀？妳！妳們說！宮外面是怎麼說的，你們應該早聽說了吧！

宮女一：稟皇后，外面傳言不能當真！此事跟太子無關，也許只是有心人造謠。

后：（略沈吟）難道是懷王造的謠？但是這些日子太子不來見我，難道不是心裡有鬼？

辛萬年神色慌張，匆匆進入，哭倒跪下。

辛：（悲憤）姑媽！婉兒，婉兒她，被太子殺了！（哭泣）

皇后手中的瓷杯落下摔碎。

后：我，我要親自去問問！

甲燈區燈收。

第四場

乙燈區燈亮。戰鼓咚咚，已清晰可聞。漢奴一旁靜靜看著朝清與婉兒遊戲，朝清歡笑自若，婉兒橫屍在旁。

皇后由宮女參扶，急急進入，來到婉兒屍首邊，傷痛跪地哭泣。

后：(怒急，手指朝清)你瘋了！你瘋了嗎？

清：娘！我很好，我現在快樂得很！

后：你，殺了自己的妻子！你還算人嗎！婉兒不是別人！他是你表姊！是我的姪女！你，你竟殺了她！

清：娘，婉兒無理取鬧，孩兒一時失手殺了她，不是有意的！

后：你這畜生！

清：母后，您是知道的，我一向生氣起來就容易失手。從前我一時氣憤殺的人也算多了！你也從未這樣生氣過！現在換成是妳的姪女，您倒是很傷心哪！

后：她不是別人！她是我的媳婦兒，是我的寶貝姪女！婉兒！婉兒！（哭泣）那你義父呢！難道也是你一時失手？

清：(冷笑)一時失手！母后，妳若不問，我還不好意思說呢！妳倒是先開了口！既然您問了，我倒要先問問您！妳說！我身上流著的，有一半是不是，漢人的血！皇后驚駭木立。

后：(顫聲)你，你說什麼？什麼漢人的血？

清：是！當我真不知道？你寫給義父的信裡，都說什麼來著？

后：信？什麼信？

朝清放聲大笑，轉為哭聲。

清：娘！我不只失手殺了婉兒！（狂笑）我還殺了親生父親！

后：(顫抖)你，你這畜生！他是你義父！不是你親生父親！你這個畜生！

清：娘！我早懷疑了！阿史那叔叔也懷疑！每個弟兄都在懷疑！他們在後面恥笑！笑我是皇后和向侍中的寶貝兒子！

后：(憤怒)胡說！胡說！你，你這畜生竟然懷疑自己的母親！你怎麼可以！難道別人說的你都相信？卻懷疑我！

清：妳怕了？妳不認？那可真好！還好我殺的只是義父！不是生父！我該高興才是！（狂笑帶哭）

后：這是誰說的？誰？(略停)是阿史那承慶？還是史朝義？(大吼)阿史那承慶在哪裡？給我揪出阿史那承慶！給我揪出來！辛萬年！叫辛萬年把阿史那承慶綁過來！

宮女匆忙下場。

清：妍兒！妳看到沒？他們都瘋了！他們東奔西跑！像蜜蜂一樣忙個不停！妍兒笑。

清：漢奴！妳去服侍皇后，請她節哀！也把婉兒帶走，替我埋了她，就說，說，說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控制不住自己，請她原諒！還有妍兒，妍兒，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沈默)我好累！我想靜靜！我只想和妍兒一起靜靜！漢奴上前，朝清拉著妍兒離場。

戰鼓聲漸增，越加急切。

朝清拉著妍兒走到一半，乙區燈光轉為暗紅色調，劉象昌在昏暗的光線裡上場。

劉象昌：皇上殞天啦！應天皇帝殞天啦！皇上死啦！哈！哈！哈！哈！哈！

劉象昌踉蹌下場。

衛鳴鶴在昏暗光線裡上場，驚恐慌忙走告。背後戰鼓隆隆。

衛鳴鶴：太子殿下！城破啦！天哪！城破啦！殿下！

衛鳴鶴顫然跪倒。驚慌地像小孩般哭泣。

妍兒看到衛鳴鶴動作可笑，發出清脆的笑聲。

劉象昌再上場，如遊魂般自言自語。背後戰鼓隆隆，動人心魄。

劉象昌：皇上攻下長安啦！恭請皇后太子前往洛陽！大燕皇帝勝利啦！（略停，哭泣）皇上殞天啦！（狂笑）哈！哈！哈！哈！哈！

衛鳴鶴：太子殿下！日華門已破！懷王的兵進城啦！殿下，趕緊走吧！再晚 就來不及了！

全區（甲乙區）燈光漸亮，看清甲區地上橫七豎八地躺著被箭射殺的屍體。而衛鳴鶴背後插著一支箭，血流溼遍了衣襟。劉象昌則站著發呆。戰鼓聲轉弱但持續著，衛鳴鶴倒地死亡。

清：（平淡）劉象昌，這是怎麼啦？

劉：高 高鞠仁這叛賊，投奔了懷王，帶兵圍城！

后：（焦急）皇上？皇上怎麼了？你快說！

劉：（哭泣）懷王！懷王弑父，已經在洛陽稱帝了！

皇后聞言昏厥倒地。

清：你不去把守城門，卻跑到這裡做什麼？

劉：辛萬年！是辛萬年下令打開城門！迎接懷王軍隊入城！

清：又是個叛徒！阿史那承慶呢？他去了哪裡？

劉：屬下不知！

清：也走了吧？

劉：殿下，你也快走吧！叛軍馬上就要進殿了！

清：漢奴，妳留下來照顧皇后，到時候，就做懷王的人吧！

奴：（跪下）殿下請放心，漢奴不會背叛殿下！

清：（苦笑）是嗎？恐怕也是遲早的事吧！

朝清拉著妍兒穿過甲區，然後下場。

全區燈急收。主旋律出現，與戰鼓聲結合為一。

第三幕結束 落幕

第四幕 廢宅

時間：西元 761 年四月 春夜 城破之後數日

地點：主場景為向閨客廢宅院

第一場

深夜裡月光明亮，向閨客廢宅院內，景象殘破，器具凌亂。

朝清與妍兒睡臥在乾草堆上，遠處傳來急切的巡哨警笛，朝清驚醒。

朝清起身，抬頭望月，蓬首垢面卻不以為意。

清：（輕聲哼唱）烽火狼煙遍地，笳聲嗚咽急，飛雁南向無迴，何日歸故里？

牧草沃野無盡，桑乾水何急？征人棹棹不歸，奔馬踏周京！

朝清望著明月發呆。

清：才相隔半月，此處竟已荒廢至此。拼命數十年才得到的，十數日便能毀壞殆盡！

想我當太子才不過年餘，如今卻也成了泡影。當今亂世，誰人犯的不是死罪？

義父！

妍兒醒來。

妍：我餓了！

清：我也餓了！

妍：我想吃東西！

清：到現在，漢奴還沒來，我看今天是要挨餓了！

妍：我餓了！

清：（大吼）我知道！你閉嘴行不行？

妍兒低頭不敢言語。朝清抽刀揮舞幾下。

清：可惜沒帶弓箭來，不然，射幾隻鳥來烤著吃也不錯！

朝清看著妍兒發呆。

清：既然沒吃的，那玩遊戲吧！

妍：（拍手）好！玩遊戲！

清：但是輸的人，要罰！

妍：怎麼罰？

清：贏的人怎麼說，輸的人便怎麼做。

妍：我不唱歌的。

清：哼！看來妳並不笨。算啦！

妍：那輸的人怎麼做？

清：想到時再說吧！

妍：我要是贏了，我想吃東西。

清：你怎麼就想著吃？

妩：那玩什麼？

清：踢毽球吧！

妩：那個我不會。

清：那還是玩彈珠好了！

妩：好！

朝清從口袋掏出十數粒金丸子。兩人蹲在地上玩起打彈珠。

兩人遊戲甚歡，時而發出歡笑聲。

妩：(興奮拍手)我贏了！我贏啦！你要聽我的！

清：(懊惱)那你想怎樣？我可沒吃的給你！

妩：那，那，應該叫你做什麼才好呢？(沈思一陣，緩緩說道)那你能不能，像那天一樣，親我？

朝清愣愣地看著妩兒。妩兒有些害羞的低下頭。

朝清緩緩靠近妩兒，擁吻妩兒，兩人纏綿。

燈暗。

第二場

白天，朝義身著龍袍，站立在太子殿前。

高鞠仁與曹閩之率兵士進場，參見朝義。

高：啟奏皇上，已經加派人手在城內外仔細搜尋，但是都沒有太子殿下的蹤跡。

朝義：(哀傷)先皇不幸染惡疾驟逝，朕傷痛還未平息，怎能再失去手足兄弟？所以你們一定要找到太子，而且千萬別傷著了他！見到太子，轉告他說，朕甚是想念，請他務必出來見朕。

曹：皇上！太子若是趁亂離城，事隔多日，如今恐怕早已逃得遠了！

義：不然！朕以為太子應該還在這京城裡，因為馬廄裡面，太子所養的馬匹，一匹也沒短少，所以他一定還在城裡。

曹：皇上，是否能請太后出面？也許太子會自動現身！

義：不！不！父皇崩殂，母后哀傷以致病重，不能起身，千萬別驚擾了她！

高：皇上，兵亂時在太子殿裡所留下的宮女當中，有一名太子甚是喜愛的婢女，也許她會知道太子下落，皇上是否要親自問問？

義：好！帶上來。

高：(對士兵)去將那個女的帶上來！

士兵下場，將漢奴帶上。

高：見到皇上，還不跪下？

奴：(緩慢跪下)奴婢參見皇上。

義：朕聽說太子很喜歡妳，妳抬起頭來讓朕看看。

漢奴抬頭盯視朝義。

義：果然是個美人！妳，是漢人吧？

奴：奴婢先父是王北儒！

義：(意外)啊！原來妳父親是王北儒！怪不得瞧著妳便與眾不同！王北儒一向是朕所欽仰的人物啊，可惜，妳們一家都為太子殿下所殺！我在外聽聞，心裡也好生難過！

奴：奴婢替家父叩謝皇上！（叩首）

義：妳起來回話吧！

奴：謝皇上！

漢奴起身。

義：想必妳是被太子所逼，才在宮中為奴婢的吧！

奴：是奴婢求殿下饒恕不死，因此自願為奴。

義：唉！太子行事也太過殘忍，怎可不問明罪責便濫殺無辜？妳一定想為父母報此大仇吧！

漢奴低頭不語。

義：妳若肯說出太子藏身之處，朕必能為妳父親洗刷冤情。

奴：(略沈默)奴婢不知殿下的下落。

義：是嗎？看來妳真不知道。但妳總該可以說說太子平日喜愛的去處，或是可能的去處如何吧！

奴：太子殿下平日除了攜馬到桑乾河邊飲水之外，便是喜愛打獵，並無特別去處。

義：好，那妳下去吧！有事再傳妳問話便是。

漢奴離場。

朝義轉身面對高鞠仁。

高：皇上有何吩咐？

義：你找人小心監視這個女子，千萬別讓她發現了。

高：是，皇上！

曹：皇上，這女子能知道太子的下落嗎？

義：朕瞧她的神色，便猜她曉得太子藏身之處，等到她答話時果斷堅決，更能證明她是知情！

曹：皇上果然聖明！

義：高鞠仁！若你能探出太子下落，朕一定重重賞你！

高：皇上，不知能否將這女子賞給小臣？

義：好！事成之後，便讓你和這女子風流快活！

高：(驚喜下跪)謝皇上！

曹：高鞠仁！這次你可得小心行事，別又猴急壞了大事！反正，這美人已經逃不出

你的手掌心了。

一士兵進場。

兵：皇上，阿史那承慶大人求見。

義：(對高鞠仁與曹閩之)沒你倆的事了，下去吧！

高鞠仁與曹閩之下場，士兵站立一邊警戒。

阿史那承慶上場，與高曹兩人交錯相遇，彼此冷淡審視一番。

阿史那上前下跪。

阿：臣，阿史那承慶，參見皇上！

義：(熱絡)阿史那叔叔！快快請起。

阿史那起身。

義：阿史那叔叔，朕這次要重重賞你！

阿：臣不敢，皇上不費氣力便登上大位，實在是上應天意，下順民心，臣只不過是不敢逆天行事罷了，何感言賞？

義：叔父不須過謙，叔父舉朝臣來歸，減少殺傷暴亂，使朕能順利登位，皆是叔父之功！將來叔父便與朕一同領軍南下征戰，直搗那長安城！等滅了唐朝，你便與朕一同治理天下！如何？

阿：(下跪)謝皇上恩典！臣實感惶恐，不敢領受！臣只有一事相求！

義：叔父請起，有話直說無妨。

阿：(起身)皇上仁慈，百姓愛戴！臣只求皇上給太子 殿下，一條生路。

義：叔父這是哪裡話！朕與朝清弟自小一起長大，感情甚篤，怎麼可能殺他？朕之所以繼任大位，實是情非得已，先皇陣前驟逝，眾將士死諫請求，朕不得已之下才接此重任，但心裡卻對朝清弟感到萬分過意不去！如今他在氣頭上，不肯出來見朕，朕心裡實在難受，因此派人詳加尋訪，只求他拋棄前嫌，出來與朕相見，讓朕親自向他道歉，怎麼還會加害於他？叔父也太多慮了！

阿：太子殿下年少輕狂，致使臣民叛離，終而引發兵亂！幸而皇上及時平定，使百姓免受殘害，如今局勢底定，太子棄位，皇上能不究責，臣感激不盡！臣請求之事已了，容先告退。

義：(臉色忽然一沈)等等，朕有一事相詢，向閩客一門血案，可是你設計陷害？

阿：(驚慌)皇上！

燈急收。

第三場

深夜，安靜沈寂。妍兒擁著朝清沈睡。

漢奴手提木盒小心潛入。朝清驚醒躍起，拔刀詢問。

清：誰？

奴：殿下，是我漢奴。

清：(惱怒) 還以為妳正在新皇帝的床上伺候！將我與妳兒給忘了！

奴：(沈默一陣) 殿下，未免旁人起疑，這些飯菜請將就著用。

朝清一把搶過，打開飯盒，吃了兩口，想起妳兒。搖醒妳兒。

清：起來吧，有東西吃了！

妳兒起身，看到漢奴，投向漢奴懷抱。

奴：姊姊怎麼現在才來？

奴：外面有壞人，姊姊害怕！

奴：姊姊，我好餓！

奴：姊姊帶東西來了，妳快去吃吧！

妳兒上前與朝清一起吃食。兩人不時像孩子那樣打打鬧鬧。

漢奴靜靜觀望著兩人。

奴：殿下，懷王四處找你，說要與殿下共享榮華。

清：我母后怎麼了？

奴：奴婢不知，聽說已被懷王囚禁。

清：妳別再自稱奴婢了，我已不是太子，妳算是自由了。

奴：現在城裡戒備仍嚴，再一段時日，殿下便能出城。

清：可惜我的馬都在宮裡，不然騎上馬跑跑該多好！在這裡悶得慌。

奴：殿下，阿史那大人也在打探殿下下落，是否讓他得知此處地點，請他設法幫助殿下出城？

清：他背叛了我，竟率朝臣歸降！我不再相信他！

奴：(沈默一陣) 殿下，你，相信我嗎？

清：我殺了你全家，你不恨我？

奴：當然！

清：那妳為何還幫我？

奴：因為我要遵守諾言。

清：但現在妳已不是我的人，我說過，妳自由了。接下來妳會如何？

奴：也許我會殺了你，替我父母報仇！

清：那也好，我殺的人太多，死在妳手裡，也算是好下場了。

朝清不再理會漢奴，刀放在地下，只顧和妳兒玩耍。

漢奴收拾木盒，準備起身離去。

後台傳來高鞠仁呼叫。

高(O.S)：圍起來！

高鞠仁帶著數個兵士衝進場，將三人圍住，妳兒害怕躲在朝清身後，朝清拾起地上的刀。

清：(對漢奴) 看來，妳早就背叛我了。(對高鞠仁) 你這賤東西！當日沒殺你，今

日你倒是得意了！

高：(恨意)那日被你打得幾乎殘廢！我就發誓有一天定報此仇！（對手下）將此處裡裡外外圍住了！等皇上前來裁奪！

高鞠仁上前拖住漢奴。漢奴掙扎不從。

奴：殿下，救我！

清：(陰沈)高鞠仁，你先放開她！

高：皇上已經答應將這女人賞賜給我！（拖漢奴）走！

清：(陰沈)你聽著，我一定會殺了你！

高：今日你已不是太子，你那些子弟兵早已剿滅！

清：要殺你何需這些！？

高：那我就等著！

高拖著漢奴下場，漢奴回頭大喊。

奴：殿下！我沒有背叛你！

高和漢奴下場。燈暗。

第四場

燈亮。

朝義與朝清面對面，妍兒在旁靜靜觀看。

清：朝義哥哥！這一天終於來了！

義：你我兄弟，自小一塊長大，怎知會有今天？

清：到這地步，要怪誰？

義：我只是為了活命，不得不如此。

清：小時候父皇帶著我倆騎馬，你總是被父皇責罵，稍有不慎便是一頓馬鞭抽身。

義：我記得你坐在父皇懷裡，也不忘替我求情。

清：父皇雖然疼我，對我卻也喜怒無常。有一回，我從河邊帶回一隻雛鳥，被父皇見著了，便一腳踩死了它！我哭，父皇卻是霹靂一陣巴掌，說我像個娘兒們，不配當個好漢。

義：父皇對你期望甚高，但對我卻早有殺除之心！

清：那又如何，父皇雖一心殺你，卻還是讓你帶兵，讓你疆場立功，讓你籠絡人心。而我，雖然集寵愛於一身，卻是隻籠中鳥，罐子裡的蟋蟀！最後鬧得個自斷手足，眾叛親離！

義：若不是你行事乖戾，暴虐好殺，我又怎能有今日？

清：我只是管不住自己！一想到活在籠子裡，便瘋狂難耐！

義：但是你殺義父，全是你聽信片面之詞，中人算計，衝動所致。

清：我殺了義父，而你殺的是親生父親！

義：可那是為情勢所逼！那時若不下手，現在要見我，就得到野外的墳頭上！而你呢！殺了義父，卻是為我鋪路！阿史那承慶藉你之手除掉向閨客，他想獨攬大權！偏偏你上了他的當！

清：在那當下，我已無法自制，就算我知道是誤會了他，也難以收手。

義：你本性如此，如何能做皇帝？

清：(冷笑) 父皇暴虐與我一般，他不也是做了皇帝？

義：我自小深怕招惹父皇，對他避之唯恐不及，但腦袋上仍時時懸著利斧！我怎能不小心翼翼，看父親臉色行事？好不容易在刀口下活到現在，全憑著我察言觀色、能攻善戰，怎知，到頭來，仍落個弑父的臭名。這都是為了什麼？都只因為我是庶出！我娘是個奴婢！

清：我是太子，但到頭來，是你成了皇帝！我們兄弟兩都在心裡頭恨他！也都想殺了他！父親是我兩頭上的一把刀！不除掉他，夜裡都睡不安穩！這就是我族血液裡的毒！我日日嘗著這毒，帶著這毒殺人，也帶著這毒砍了自己手腳！殺了婉兒！如今身邊只剩個玩兒！只有她能解我這身上的毒！只有她在，我才有一夜好眠！才能忘掉父皇！忘掉那些我殺了的人！忘掉我的奶娘！我吃玩兒的奶吃了三年！卻害死了她！把她女兒摔成個白癡！

義：朝清弟弟，事到如今，也沒什麼好說了，我被下屬逼做了皇帝，還成了弑父罪人！我是再也回不了頭了，你就成全我吧！別再爭了。

清：我要見漢奴一面。

義：來人！帶漢奴過來！

曹閩之上場。

曹：啟奏皇上，那叫漢奴的女子，已經自殺了。

清：(怒吼) 高鞠仁！

義：看來，朕做錯了。

清：我要高鞠仁的狗命！

義：好，我答應你！來人，將高鞠仁綁上來！

兵士將高鞠仁綁著上場。

高：皇上！陛下！別殺我！此女是陛下賞賜給我的！現在如何卻要殺我？

義：朕是說過，但不是我要殺你，而是朕的手足兄弟！朕也只好由他了！

清：狗賊！我說過會殺了你！

高：(下跪) 太 太子，不，不，是太子殿下，我一時鬼迷心竅，色膽包天，竟 竟佔了殿下的女人，我 我沒有殺她！誰想她竟會尋短？只求殿下饒我性命，我以後一定為殿下赴湯蹈火！

清：(大笑) 你要為我赴湯蹈火？真那樣，你的皇上就不會饒你了！你橫豎都是要死的！可惜我手上沒有弓箭，不然，我真想將你射上幾個窟窿！

義：來人，拖下去斬了！

在高鞠仁的求饒聲中，高鞠仁被士兵架著下場。

義：兄弟，我已經照你的話，殺了此賊。

清：(略沈默)朝義哥哥，我倆的事，終須要有個了斷。

義：你這話是何用意？

清：你不是要我放棄與你爭位？

義：情勢如此，不得不然。

清：可惜我本是太子，沒有放棄之理。雖然現在你已登位，但我仍是太子！只要我活著，便要爭回這個位子！

義：(臉色略沈)你！

清：婉兒說過，我們兄弟倆，終究只能活一個。

義：我不想殺你。

清：但你非做這個皇帝不可。

義：你非要逼我做個無情無義之人？

清：你沒有選擇！我也別無出路。誰叫我生來就最恨被人管著！

朝清抽刀拼命往朝義砍去。曹閩之持刀上前擋住。

清：(大吼)難道我倆的事，還要假手他人？

義：(冷靜)你退下吧！全部都退下！

曹：皇上！

義：下去！

曹閩之與眾士兵下場。舞台上只剩朝義，朝清，婉兒三人。

朝義抽刀，兄弟倆持刀對峙一陣。朝清發動攻擊，卻被朝義一擊命中要害。

朝清刀落地，朝清倒地，掙扎著爬向婉兒腳邊。

清：婉兒，求求妳，再為我唱那首兒歌吧？

婉：(沈默一陣，依然不解)你怎麼啦？你起來啊！我餓了，你別一直玩遊戲啦！我想吃東西了！

清：(苦笑)婉兒，對不起，妳等等，一會兒，吃的就來了。

朝清斷氣，主題音樂起。

朝義離場。

燈暗。

第四幕結束

尾 聲

時間：西元 761 年四月，接前場。

地點：向閨客廢宅院

人物：朝清，妍兒

燈亮。

妍兒坐著，獨自抱著朝清的屍身，緩緩唱起了兒歌。

落幕。

全劇終